

科学家故事文库

主编 / 新禾 / 赵鹏飞

副主编 / 马学军 / 马振清

詹天佑的故事

赵鹏飞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科学家故事文库

作 者：马振歧 赵鹏飞 主编

责任编辑：姚家余

责任校对：姚家余

装帧设计：章桂征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书林印刷厂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32开

字 数：1000千字

印 张：11

版 次：2003年11月第2版

印 次：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3000册

书 号：ISBN—7—5387—1246—1/ I · 1203

定 价：25.50元 全套：186.50元(8本)

目录

詹天佑小传	1
自鸣钟 意外复鸣的奥秘	4
决定命运的一步	34
大丈夫	65
我是中国人	94
了不起的中国人	116
出类拔萃的中国人	185
在被“裁撤”回国的日子里	206
是优等生，干什么也是优等的	243
中华铁路之父	283
1. 受命并激进于艰危与风暴中创石破天惊的 人间奇迹。	320
2. 修好了好路，也带好了人。	331
3. 理直气壮，率先采用了“1.435”	333
4. 百忙中不忘开源节流	334

5 .“ 詹天佑 ” 就是詹天佑的!	335
6 . 不断创新的路	337
7 . 震惊世界。至今仍闻名于世界的八达岭隧道 ..	338
8 . 为国修路，为国着想	341
心系铁路魂萦铁路	347

詹天佑小传

詹天佑 字眷诚。广东南海人。祖籍安徽婺源(现已并入江西)。生于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(公元1861年4月26日)。是我国铁路的奠基人与开拓者,被公认为“中华铁路之父”。也是闻名于世界的铁路业的巨星泰斗。一生为铁路事)比呕心沥血,鞠躬尽瘁,凭他超群的才智,渊博的知识,强烈的爱国热情,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,在政府腐朽,列强虎视,造成的压制、阻挠、破坏、讥讽,而又资金短缺,毫无像样的可参考资料,亦无足堪胜任的技术队伍的极度困难中,奋力拼搏,既做统帅,又做指挥,又要躬亲繁重的劳务,创造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业迹,树立了中夕慕仰的光辉楷模。

詹天佑的曾祖万榜,字文贤,是乾隆年间的太学生,却

没有做官，中年时到广东做大宗茶叶贸易，是“十三行”中的翘楚，可是到詹天佑的祖父世鸾时，鸦片战争毁了十三行，家道中落，只好迁居南海。到詹天佑出生时，父亲兴洪也只好靠几亩薄田养活一家数口了。

詹天佑自八周岁入私塾，十一周岁时以优异成绩结业，尽管詹天佑自幼酷爱机械，却因为是顶门长子，面对家庭的困境，无法继续求学，幸亏世伯谭伯村慨助，并主动允婚，才得以去美国留学。

詹天佑于1872年4月考中留学预备生，同年8月赴美。到美国后，只经过两年左右的补习，就直接考入了高中，并以成绩优异，数学成绩在众多美国学生中名列榜首。高中毕业后，又于1878年以高分考入美国很有名气的大学：耶鲁大学，雪菲尔工学院土木工程系。在大学学习期间，由于学习成绩突出，连获数学奖金，1881年毕业大考获全系第一名，压倒了所有的美国当地的学习尖子，毕业论文也写得很出色，很受赞赏，获得了学士学位（获此学位者，留学生有两人），正欲继续深造，腐朽的满清政府竟下令将全部

留学生“裁撤”回国。

1881年秋，回国后却受到当政者的冷遇与歧视，竟被安置到福州船政局去“专习一艺”，足足被误了七年。此间詹天佑仍是奋斗不息。

1882年夏，詹天佑以第一的成绩毕业，被分配为福建水师的旗舰“扬武”号，任驾驶官。

1884年秋，在与法舰的马尾海战中英勇作战，救助多人，受到外报的载文赞誉。

1886年受张之洞委托绘制了中国第一分《海险要图》。

1888年进入铁路，从此便全付身心地投入了铁路事业，不计名利，忍辱负重，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连洋人都不敢想的奇迹，特别是“京张铁路”。

由于二十多年的日夜操劳，于1919年因心力衰竭与体力衰竭而逝世，享年只有58周岁。

詹天佑逝世后，铁路界在青龙桥车站为他铸起了威严的铜象，1982年国家又将其骨殖火化移葬在铜象后的草坪。

自鸣钟 意外复鸣的奥秘

詹家的自鸣钟不鸣了。

这可是口大钟，挂在詹家堂屋的楹柱上，二尺多长，可显眼哩。一到了钟点儿，特别是数量多的钟点儿，鸣起来，一下儿一下儿的，有板有眼，堂屋又函音，悠悠扬扬，听起来十分悦耳。

隔壁的廖十三老先生听起来，就更加悦耳。

对于詹家，廖十三老先生可谓知根知底，从其祖上到如今，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，特别是这口自鸣钟。

廖十三老先生可谓名重乡里，在这不大的南海镇上，不但妇孺皆知，而且多怀敬意，且多以其家族排行再加以辈分称谓呼之，如十三大伯，十三老叔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本字。

老先生也是仪表堂堂：五尺三以上的个头儿（相当于一米七七八），膀阔腰直，一袭纺绸长衫甚为合体，虽已褪旧成浅灰，却甚为洁雅，看上去很有威仪；虽已六旬开外，却神清气满，略显花白的辫子舒舒展展，十足的头面光洁；宽面大额，直鼻方口，长眉入鬓，凤眼含威，一部八寸的胡须，虽略显灰白与稀疏，却十分得体，一眼望去，就是位慈和有识的长者。


论起来，老先生是詹家现主人詹兴洪，字作屏的伯字辈，当年与詹兴洪的爹爹詹世鸾同为省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的少掌柜；他家绸缎行，詹家茶行。两少年风华正茂，又满腹经纶，仗义疏财，意气相投，学业同进，事业同兴，也因鸦片战争而家业同衰，并几乎于同一时间迁来这南海镇。

南海，自宋时就是广州府的附郭县，地近南海，位直冲要，明朝时在其四周设有六个巡检司，尤以三江巡检司为最，曾驻有两个总旗的巡丁。可镇城却不大，只有一条半主街道，清雍正年间才铺上路石。此时，镇中居住的还多半是农户，詹家在街东靠左，一个篱笆小院儿，三间正

屋，两所配房，小青瓦面，是此地当时极普通的一种格局。

詹家的那口大自鸣钟，还是四十多年前，如今晚的主人詹兴洪的爷爷詹万芦字文贤的老人购置的。直接从一个比利时洋商手中购置的，据廖十三先生说那是一批上等货，此前此后买的，都没有那批管用、耐用。廖老先生也曾有过一口，却是晚于詹家十多年买的，也只用了十多年，就偃气吞声，又百修不灵，只好做了失去原来使用价值的摆设。而詹家的那口，虽也经过了几次的修理，甚至换件，却依旧有板有眼地走着，有声有色地鸣着，廖十三老先生也就有滋有味地听着。

每逢报时鸣响，老先生总是挺直身子，垂起寿眉，合上风眼，一脸端肃地“品”听，不仅那悠扬有序的鸣声，连那久久回荡的余韵，老先生听起来，也是那样地受用！

那韵味，除中听悦耳外，尚有一种无以言状的享受，意中的无穷回味：四十多年，乃至更久远的种种酸甜苦辣，在鸣奏声中，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在眼前：

两个辫子油光、生气勃勃的长衫学子——那时候老先

生的长衫，就是如今这种颜色与样式，而世鸾弟呢，却是宝蓝的。或畅述胸怀于海滨：蔚蓝的可亲的大海像他们心灵那么纯净，像他们幻想的前程那么宽广；或共读于学舍：此番你第一，我第二；下遭你第二，我第一，几曾让过他人？文卷、仿纸上的肥圈儿结成串，两个人共捧着，并着头，自得自豪地笑。

有一遭，文贤老叔赏给儿子一套徽州老家的名牌文房四宝，也赏了他这个世侄一套，却外加了两本宣仿。这种事是常有的，赏世侄的往往比赏儿子的要多些。

两位青年，仍是那种光洁的发辫，仍是那种新洁的长衫，却更焕发了意气，人皆称羨：珠连璧合，一时瑜亮：创立文社，出资、出地、出物，更出好诗文；置办祀田，建学宫，修会馆，豪侠仗义，挥金不惜……（婺源县志原文如此）

炮声突起，烟尘弥漫，可恶的鸦片战争！

洋枪洋炮、洋人洋货。

十三行垮了，国耻人灾。

两朋友挺身而出，宣讲、奔走、不惜破家为国的种种

情形，直似昨日！

于是，友情更笃。

连老友之子的名与字，都是他给取的：初名兴藩，后改兴洪，字作屏——岂止于此？连兴洪的几个孩子的名与字是出于老先生所命，特别是兴洪的长子，老先生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，思虑再三，选来选去，才依其“天”字辈，取做“天佑”，字眷诚——希冀苍天保佑，成长为天下的栋梁，念念不忘处世以真，待人以诚。

看来，那现已九岁，入塾一年多的小子，实不会辜负老先生的期望，聪明好学，寡言多思，足慰老先生厚爱。

自老友世鸾故去，老先生几年澹泊养志，很少出门，连詹家这样的紧邻与通家之好，虽视兴洪如己出，天佑如亲孙，也很少到詹家坐坐，仅新年与三节，应请而往，再就是如天佑上学或有什么重大事件待议，才过去点拨点拨，再就是老友的同乡世侄，兴洪的好友，识见不群，胸怀豪阔的谭伯村来访时，也过去聚聚。

最系于心，萦于怀的，就是那口自鸣钟，可这几天却

不鸣了！

连主人詹兴洪都不确记那钟有几天不鸣了，只是在那钟停摆后，望着它，不无眷顾地说了句：

“太老了，修也修不成了，只好像廖伯家的那口一样，当个摆设吧！”

便过去了。

可老先生却记得一清二楚。

此时，正是清同治八年（公元1689年）秋八月初的一天，廖老先生像往常一样，就在靠詹家一面的院子里，举首望了望天，又缓缓地转头看了看詹家——两家的隔墙不高，只及老先生的胸口，自然望得真切。

望了许久，老先生面呈失望，语带惋惜地沉重自语：

“钟啊钟，你就这般一停不复了么？”

语言刚落，身后便响起一个声音：

“怎么，十三大伯，詹家的自鸣钟坏了么？”

院门是虚掩的，来人也是依礼轻叩了两记才进来的。

可老先生由于太专注于那口钟，却没有觉察，直到听见了

问话，才知是有客人来了，连忙回身，肃客就座。

自迁来之日，老先生就在中庭里植下了一棵甘棠，意在怀念周代之初，几与大圣贤周公齐名的召公，以表希冀吏正官清。几年来，这棵原来适于北方生长的树，居然在南疆茁茁拔起，投下好大一片余荫，树下设了数座，是供纳凉与接待邻人们用的。

来的两个客人，都是街坊近邻，一个三十多岁的长子叫牛枫，十多年前闹太平天国，许多广东人随洪秀全去了，一些没随军的，也剪了辫子，做起了“天国兄弟”。五年前的六月十六，天京陷落，天国破灭，剪了辫子的人大受其殃，可这个牛枫却蓄了辫子，搭上了英商的一个帮办——沾了洋边儿，地方吏卒也就自然另眼相看了。

另一个四十上下，五短身材的叫麦咏，积祖南海人，在西街开了一片小杂货店。

待宾主坐定，老先生又传唤孙儿为客人看茶后，才回牛枫的问话，说：

“是呀，兴洪家的钟，到今日午刻已是整整停鸣了三天

了，想是坏了。”

麦咏似脱口而出：

“那怎的不修？”

老先生见问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苦笑着回说：

“老喽，和人一样，一老百了了！”

麦咏探过头，关切地说：

“不是一向走得准准的么？——可惜！可惜！”

见老先生脸色不豫，牛枫及时扭转话头，下颏儿一点詹家，说：

“好像屋里没人。”

老先生点点头，回说：

“侄妇刘氏早起引了两个小的赶去省城有点儿事，兴洪自是下地了。”

牛枫插嘴问：

“洪哥那这个大的呢，早该歇晌学了吧？”

老先生点头：

“是呀，说好来吃中饭的，可我从约摸已牌中——，也

就是十点多吧，就在院里望，却没见天佑回来。”

牛枫有些动容地说：

“哦？那个诚哥儿又干什么去了呢？——可也不必担心，诚哥儿是有点心机的，依我看，多半是在街上又遇上了什么新玩艺儿，看得入了迷。”

待牛枫的话音顿住，麦咏似是鼓了鼓勇气，才说：

“说句不怕十三老叔生气的话，诚哥儿这孩子是不是，是不是太野了点儿……”

见老先生未表反感就又放胆地说下去：

“进了塾就好好儿念书嘛，再说又有您老人家这个饱学关照，有了功夫，向您讨教还来不及，怎么可以见啥啥着迷呢？”

未待老先生答话，牛枫已抢着对麦咏说：

“着迷又怎样？你当是贪耍么？那可错了！诚哥儿爱的是机器，他是看到那越新的机器越着迷。”

顿了顿又说道：

“春起，我是亲见的。那天，是祥二哥引了我们几个人

给洋行运送一部新机器，经三河口进省城。远远地就望见诚哥儿急急忙忙地跑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迎上去问，他却喘吁吁地仰着通红的小脸，用小手指着那装在大车上的新机器说：

‘我是赶来看它的！’

完着，又拍着小手儿说：

‘真好哇！真好哇！’

央着要跟着我们去看看，祥二哥也很喜欢，就叫我把诚哥儿抱到大车上，让他看个够。

过了镇界，我几次劝他回去，他都不肯，直到要上石门山道了，他才恋恋不舍地下了大车——也亏他下得是时候！

刚上山道没几步，不晓得谁个恶作剧，在拐头边上安了块大石头，车夫发现时已来不及了，总算他把式好，没有翻车，可也一半倾到道沟里了。

这一倾不打紧，当时就把机器闪得散落了一部分，这可把我们几个吓坏了，顾不得☒车，都抢着去拾回那些大小零件。